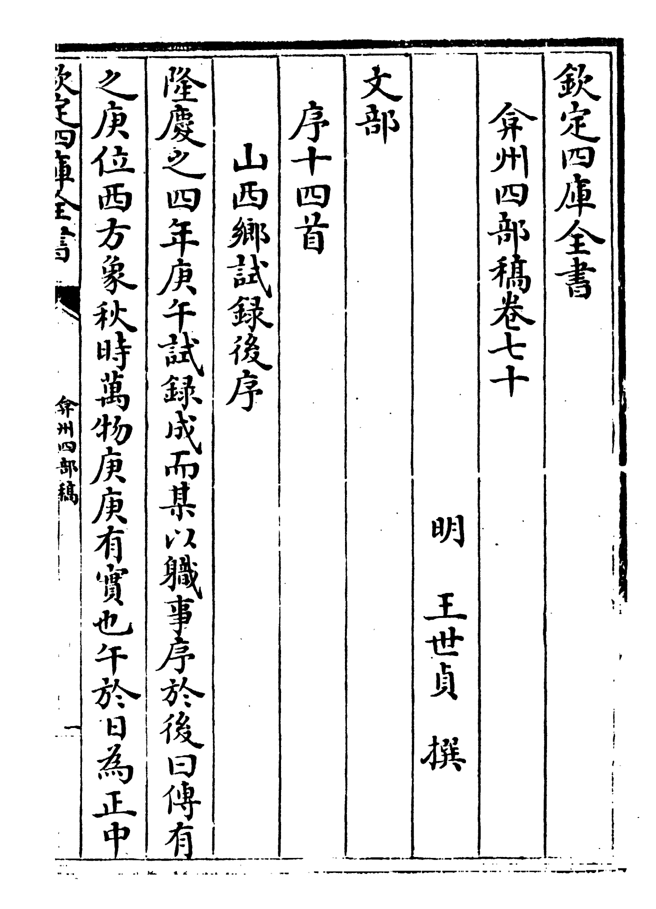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四首

山西鄉試録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録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為正中

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之生實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矣盖五臣之職脩而萬世之彝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庚有實矣吏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西南而水滙之滎河温洛也圖書所由顯矣天子乘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

談經游藝之士孰不欲濯劌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
人主鼓舞至意又況山西為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
之會者哉不佞謭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校官
應御史聘而来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
之跡既不勝其嘉樂稍閒入棘復獲觀百執事兢業飭
比所以仰塞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愯然而興不成
寢懼無以稱也稍閒乃獲觀諸儒生之業咸彩彬裁文
質不悖於道其陳古誼決筴利害懇晰中窾則又快然

踴躍自勞慰不知其倦也夫訓經而發其旨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標情而達於上之謂表決法而傳於經之謂判陳見而宜於用之謂策此五者不失一焉比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令舍此而獵聲耦飾采澤闘工畢精於棘猴之末而謂之文即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其實而泥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忠而儉陋讀柳先生之文所稱大鹵之金屈產之乘北山之材猗氏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

於物覩雁門而北士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孰於晉掌故者霍宣成狄梁公之洛日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公之為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栁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造人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子具益深唯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而知者乎具務精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布而功颺而言庶幾為天子賛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亦

與有光焉

湖廣鄉試録序

萬歴之紀元秋八月復當賓興天下士而廵按湖廣監察御史舒某以故事檄教諭某某暨某某司試事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司提調按察使某僉事某司監試既入棘百執事受約束御史唯毖唯眘乃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二千八百有奇三試之録其雋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以職事序首簡始某讀相如子虛而恠之以

為今張少寶且楚雖大何至乃匹天子之上林而自稍
長益習見楚圖經地志則神州之內五嶽者楚得其一
其視嶽而加尊者楚又得其一所謂岑崟參差日月蔽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之狀不易指數岷峨導波自萬
里來滙為洞庭黏天浩瀚扶輿之秀結而成丹青赭堊
雌雄黃白瑊玏玄厲之屬瓌異奇狀吾故恨賦之未盡
也夫地靈則人傑蓋自古記之矣當周之東其南紀有
仲山甫尹吉甫出而弘將相之業以振其微功成而交

相頌以篳路藍縷之楚有臣如鬬穀孫叔為之左提右挈而後先伯夫豈亦棫樸思齊之遺士固有興於待者耶孔子南游楚雖不遂獲東周而卒其徒相與講明皇王之術六籍大指七十子之倫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稱有文矣乃僅能以其變風變雅之旨創矩蘿而為騷若賦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陽之杜而變始極其於稱亦甚著第令天下為文士足張楚而已不聞其以孔子之道行而為公卿將相之業何也令以其之無似

幸而用兹役獲竊覩楚之山川土風又幸而獲從事卒諸生業其峭拔汪瀚珍奇疊發恍若凌巨飈踐名嶽入海而探寶藏即無論其選者彬彬乎名實中竅其所不能盡者亦尚芃芃然足以備異日之采庶幾哉楚秀有徵矣自明興不為騷賦之一端以擬士而大指在尊經術廣時務冀以是得人為縣官用諸生佩法孔子亦既有年其於所謂經術時務者上固精求之而下亦佹得之矣盍亦思所以善其後乎夫仲山尹吉二甫叔世之

毗也閎毅孫叔偏雄之輔也其下者至不知有經術然各能以其材成其主之業而顯其名況於今聖天子握乾符秉沖膚委柄股肱良臣以弼成治化而子之鄉在江沱汝漢者去文王之季而四者乎其猶在成康之際而被周南召南之化為獨深者乎諸生第勗之孔子之業行而頌聲作天下奉以為穆如清風若二南者知其不為牢愁離慅之説明也

浙江鄉試録後序　周侍御請之後無梓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録成其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乃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不可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于諸士子之鄉又辱為二三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越且而不聞而之先越句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北不及檇李而其民執戈殳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號君子而貴謀國者為種蠡泄庸計硯苦成臯如輩僅七八人以其策舉強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淮之表今浙地固三

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之民其握鉛槧而俟用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而望其服休於天子之庭多至於九十有五噫何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敵南急倭撫髀而思古之將相大臣中外托薦書而為四朝有上夕有遷而浙為最首藩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然章明如前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數君子則未合然至於策富而富策強而強有責輒讐

若燭照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士子咀孔孟之英發之於楮墨間固已鑿鑿中窽而考其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沾祿食為務其高者抗首信眉談性命而窮要眇舟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土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其自負不後孔孟而程績量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硯苦成皐如七八人者竊甚為諸士子惜之當浙之先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盖三人為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成守仁以後

先成江西之烈而顯名於天下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為于肅愍握寸管而建中興之績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為劉文成基易祚而佐英主垂開天之勛此其業亦豈能出於經學論策制表之外而其所見長亦豈能盡廢訓故駢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為瑞於宗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豔言之而歸效於其主試者夫一日而欲盡淅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為虛譚務本

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時采乎種蠡數君子之所以謀越者與日為縣官贊廊廟秘策斧斷雷決賈其餘勁以奠綏南北之艫埸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幸至榮哉

湖廣鄉試録後序

丙子楚試録成不佞當以職事叙末簡作而歎曰嗚呼盛哉昔在周文之世人主不已之純其化被於江漢江漢楚上游也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惟周之楨然其時楚固未有所謂試也及其季也楚之君臣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稍閒則日侵尋於干戈以馮陵上國將乘廣組甲之不暇而胡禮樂藝文之習然其人皆能自致於用使天下豔而目之曰楚材又能自致於言其工於事者曰楚書其工於情者曰楚辭楚辭行而後世操觚之士奉以為模楷而不敢廢漢興稍稍尊吏道賢良孝弟之舉閒者一叅焉六代先膏腴抑寒素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至唐而始為科舉之法以籠世豪

傑而所謂科舉者詳於禮部而畧於鄉楚析而為六襄曰山南荆曰荆南鄂岳曰武昌潭曰湖南郴隷桂蘄隷洪其試事各屬其連率上者采名下者采暱又下者采勢而所試又不過詩賦之末端顧其人才亦代不乏盖至明而始萃六道而一之包二嶽絡七澤三年而盡其地之才而加詳於試以考驗經術辨論今古揚扢時務精而綸緈粗而比詳為日一而不已而再再而不已而三糊名易書之法立而勢與暱盡黜自試楚于今二百

餘歲而其人顯者坐論作行腹心禦侮之蹟班班可考蓋至隆萬之際而楚士之用與楚得士之效極矣雖然不佞於兹慢然有餘懼焉今夫楚大國也其南金大貝隋珠翠翹寶之重者也竹箭蒻阿纂組縞錫鄭鍾之鐵享魯之大屈用物之重者也然一寓目而輙辨辨而用之而各得其職何者其為重顯也若夫和氏之璧其外渾然石而已毋論衆過而忽之即工師亦未有能辨之者一剖而光始發而始有異之者矣然得之三户之墟

亦未知所以為置也人主闢而辟之以授國工加之以劘琢再吐而珷玞黯然而避色矣襲之以文錦貢之以清廟崇之以瑚簋之美稱而諸寶與用物之重者泯然退處其所而莫能班矣諸士子其猶有璧耶其僅為南金大貝竹箭翡阿之類恒寶用物而已耶不佞之所能得於諸士子者璧耶亦僅所謂恒寶用物而已耶璧不遇工師璞猶在也異日且有能辨者工師之不遇璧天下後世其謂我何不佞所以為愯然懼也諸士子而璧

不佞竊有以告願韜其彩毋使為世忌韞崇其價毋使為世賤不厭劘琢之苦毋使為世輕用諸士子異日有任工師責者亦願推不佞之所為懮然懼之心毋使有璧而輕失即不失之而不小用之可也若夫南金大貝竹箭翡阿之類固饒於所謂諸士子者不佞無所用懼矣

山西武舉鄉試録序

隆慶庚午秋八月不佞業以邉偫計士矣亡何而有司

以武試請迺合諸道之士若干人蓋又二月而會令總督御史大夫王公巡撫御史中丞石公合筴北創敵敵行遯去不佞迺得以其間而試士其始試之貝帶鵕鸃之騎介而射且馳者四百有奇十得八而進之曰美哉執轡而組也再試之旅升而耦發十得六而進之曰美哉技也矢之破的有餘勁矣三試而介者矜槖弓而奉其觚管之業以獻十得一而進之曰美哉陳說古今決策成敗瞭然指掌也夫不愧乎腹心干城者矣則又自

疑曰令中外之論方務責實而薄虛文以戈擊賊耳安
用是觚管為不佞乃以文求之而子大夫復以文應之
毋乃不可乎雖然是不聞而之先有晉文者哉當其時
甫得國於隣敵之手而驟欲强其兵以西匡王而南懲
楚肘腋赤白狄之間而其謀中軍帥也則姑後其五才
士而使之佐置曲躍超距之隼頡而不問也曰有悅禮
樂而敦詩書郤縠其人者已又舉賓敬之冀缺而大夫
其下軍即一時貪見小勝意孰不怪之以為落落難合

哉然文公以其人霸天下若合契盖世世稱盟主而諸大夫之後亦世世受将至於克燮之讓功匄起之讓帥盖庶幾賔敬之缺而新築之師鄢陵之役韓厥郤至之所以致辭於齊楚之君者抑何其微婉篤至也究然禮樂詩書之遺矣若晉之士褎然而見進于不佞者其所稱材官良家子非縠缺五才士之流乎世胄鼎族生而禄食于官者非克燮匄起之流乎不佞不以雋顗望若而進若以文何也欲若得夫禮樂詩書之實明乎倫物

而通乎政術以備異日內外出入之用耳今國家當右文之季而不後武天子撫鞏而思將帥之臣諸奉行者精計以求得人然其勢猶不能不歧文武而二之二端之士不能兼通乎六藝故稱薦紳者略射御而稱介胄者忘禮樂書數藝有六而武吏廢其四故一時雖卓然稱名將帥然不過竭其材力於一軍之任而賞罰進止財穀出入無所與不能為必可勝以待敵勢不得不歸重於文吏文吏六而廢二故為大帥者能為可勝以待

敵而不能親戎陣决勝負於呼吸之頃夫使文吏可將而武吏可相其機要在乎始進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自今而後晉之材臣有出而彪炳朗爽憲萬方者斯自不佞發之哉

湖廣武舉鄉試録後序

萬歷元年冬十月御史舒公例試楚武舉如期武舉録成而具職司剛以序序未簡前是八月而楚士之拖紳衿握管而待薦者獲其儁九十矣今茲士乃曳組練手

弓矢糺糺若有獻初試之騎而射合者若而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其射筴校論以文辭合者僅若而人視向所獲文儁中半耳上之待而曹亦嚴且慎哉夫所謂以文辭合者何也今夫虓勇之夫不介馬而馳搏挒若風雨持滿若月鳴鏑若霆電提一劒而出五步不留行其於氣亦足自雄胡至乃取齪齪文辭為也是不然吾請以楚事語若養叔之射也蹲甲而踰七札焉楚子不悅曰詰朝而射死藝然竟以其

蓺出其主於險呂錡之項伏於弢以一矢復命而楚子
不為色解也戮而遇郤至必下免冑而趨風然後嘉其
有禮夫以公子圍之强至凌盟主乘廣林植鋈刃鋒旻
賦詩一不當而後至者數國屈將軍禦齊所謂方城漢
水之固一語出而齊盟遂成若是乎文之不可以已也
且所謂論者辨析往古成敗筴者決筴利害與國計邊
事所宜欲以覩而曹輿日用耳非有取於俳偶聲律之
學以資若觴咏也楚人不云乎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人敵則所以三試而加嚴且慎意也今天下稱治平無事相業獨盛楚藉令前是九十儁者盡出而踈附後先相與折衝萬里於一尊俎之上亦安所事若曹然吾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安不忘危古訓不亦章章稱哉令文士之用顯而不盡若技於折衝禦侮者即漢班史所云左將軍辛慶忌為國虎臣遭敵不競以威名再世亦胡不媮快也吾故述御史公之指而進而曹以此

殷氏族譜序

殷之先出自成湯湯姓子氏其國商自其孫盤庚都殷其國亦曰殷殷之亡而微子國於宋其公族曰華曰向仕於魯而聖者曰孔蓋自宋王偃亡而其子孫散處或氏宋或氏殷或氏商蓋六姓著而稱子者寡矣遷史乃謂有来氏空同氏稚氏髦氏而不及華向何也至漢而殷顯者僅諫大夫封晉則淵源而後彬彬盛哉以故所著殷氏譜劉孝標注世説時時稱之後徙潤復自潤徙

歛譜亦中廢殷之指日益緐而能舉其所繇来者鮮矣即毋論其他遠者歛之殷日相比而能一辨所由来者亦鮮矣盖隆萬閒殷有御史大夫養實甫云養實甫既用平百粤巨冦猺其藪天子嘉之賜爵卿加上公服予子孫環衛官官世世勿絶養實甫乃喟然嘆曰天子所以寵靈我殷氏至哉而胡猶泯泯先德為也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夫余安得孝標所稱譜而嗣之則又曰潤以前吾能推其始也歛以後吾能致其詳也

乃始為譜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而為殷之族既矣則又推廣其致有世德閨範訓典文獻宅第丘墓遺事遺蹟里社凡考而為殷之事既矣養實甫之譜成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卒業而歎曰嗚呼是豈唯殷譜哉抑亦殷史也夫殷以八百年之天下而為宋宋以六百年之公國繼之而中間賢聖代作者十餘輩夫子以大聖親為其裔而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至足徵也又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然則殷之

史故亡也夫子之弗為述也傷非時也夫殷之孫子其麗不億而養實甫獨用勲烈顯於明為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創為此譜俾成湯之裔不以子姓微而遂湮天下灼然知殷之為聖人後者其於功豈淺尠哉若夫别嫌明微探本敦睦之道則既詳之矣無所贅余賛矣

陳氏族譜序

左氏有言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其時多世臣云以故宗法得提衡其間與治法相左右而不廢

太史公之為史也人為之傳而其有爵而不替者特名曰世家夫亦命氏之遺指哉若江左之有貴姓也則自王謝始也顧陸而朱張肩之也江左入而為隋而王謝之貴小屈而崔盧李鄭之貴興魏孝文為之噓而借之及其末也雖唐文皇以天子之尊求勝之而不可得然其人皆以姓貴者也非能貴姓者也五季之中原日尋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委敵衣冠之士脫鋒刃而竄匿於吳越閩廣之間抱其遺編以誨其子弟出而當太平

之用故天下之所稱貴姓者漸不在北而在南薦辟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彬彬諸書生誦法孔子之輩士或旦白屋而夕朱户其子弟習其遺編以繼顯故其姓之所以貴漸不在紈袴而在詩書此其人能貴姓者也非以姓貴者也今東南名詩書族毋如閩而閩之族毋如陳余皆與其儁善今年大中丞公某撫關中出其書一編示余曰是譜也伯兄太僕芹之屬草而某為潤色者也是家大人中憲公之志也讀之則其先

為光州之固始人從王潮入閩而家福清之南陽村三傳而諱泰者徙長樂之江田十四傳而公文海復徙古縣又八傳而為中順公某中憲公某又一傳而為令中丞公及其伯兄中丞某再傳而為縣令儁長祚此其最章章盛者也其留江田而顯者曰給事某曰提學洙自江田而徙閩之青鋪顯者曰太僕職芳自古縣而徙閩之南臺顯者曰兵部時霖凡閩之為陳四而皆出固始又皆其人能自貴姓者也君子以是知詩書之澤遠矣

哉且陳之先出虞舜氏世世稱侯邦焉以賓於夏殷周而其嗣世至纂梁之祚用衣冠傾中原而中丞公謂之遠而不足徵獨斷自公泰始推是指也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脩睦志其所以為陳者耳凡不佞之所稱述者皆非中丞指也雖然為陳後者能紹明其詩書務以人貴其姓而毋藉姓貴雖緜此百世可也

呂氏族譜序

呂之先世為吾吳郡人而其居郡之烏鵲橋者最盛而

元季中冠燹徙常熟之沙溪沙溪之呂冐外姓曾則漸以夥為曾二輩而始富去曾復為呂呂一輩而始貴貴者今評事君道爔也乃始議譜前為曾而譜者曰故宋丞相公亮後也已為呂而譜者曰非公亮也丞相蒙正也評事君咸絀之曰吾知其遷自烏鵲橋而已夫吳故有大帝時屐陵侯蒙即吳之呂莫非其後也而吾敢遽傳也吾今而為譜知為沙溪里之呂而已葢評事君之譜略曰自吾祖之所及知以逮若裔者譜之示合也作

世系圖自吾身之所由始而忝為嫡者獨譜之示辨也作正脈圖世系明矣而當其人之為儷若肖若生卒者復譜之示詳也作世表此三者皆所以綱吾譜也吾呂之先德玄矣非其人疇樹惇而滋我後人也志大傳吾先君之忝有章也與不侫諸季之忝服休采也識之庶以風夫為後人哉志恩榮惟我先人合二姓之好以光啓內外子孫蓋世世受釐焉志婚姻被髮祭野識者夷之令稍為士禮以別于寢而教後孝也志家祀吾幸有

禄羸為圭田之餘明以贍我譜之人也不能無繇親始
志義莊呂之食指夥矣夫豈敢言庶而富能忘教乎志
宗範古死徙無出鄉令吾欝然而喬木者人指以為呂
氏宫焉庶幾其能守乎志居室葬者藏也使我呂之有
歸骨而樵牧之是遠乎哉則於此加藩焉志塋阡此八
者吾不敢以稱譜以附吾譜之餘也王子曰茲譜成而
呂豈獨有譜也呂且有政矣先王之世氏族别而宗法
出宗法出而崇本脩睦别嫌明微仁義之用俱出而肅

然為天下先評事君雖蚤貴侍中供文史職不獲請郡邑之長以少吐其用而今譜成而宗法彰彰如是則寧唯空言之是托評事君又大宗也其諸李之為進士金吾別駕郡幕者且若而人而又皆賢其師而聽君無疑吾故不以序呂氏譜而序呂氏政

滎泉李公族譜序

語云人貴族豈不章章著確哉保姓受氏孰非神明然而賢者以其微顯也不賢者以其顯微夫重黎也而以

官氏豢龍也而以術氏鴻汭也而以生氏本微以之顯者也田之第五以徙也棘之東以辟讐也本顯以之微者也李氏之先為黃帝理官一曰李官其後非李而入者有指樹有賜國籍繇李而他姓者有吹律之京房柯布條別代於成紀遂為鼎甲遂南姚王謝北冠盧范云宋氏叅知卜宅陽武明興居陽武者諱宣為鳳翔倅坐事論戍還於順天於大城至公仲良始盛仲良丈夫子六人其叔公文振最賢有隱德不仕文振丈夫子四人

其叔公芳最賢少貴侍中尚王府山虞澤衡之材金貂
左璫恩寵鮮二其慎密詳審恂恂若訥曰彈子孟之度
沈照内炳廉直謹取勃覲呂彊之操通明左史洽聞博
物司馬子長之似為詩和平而敦厚小雅巷伯之倫與
吳人王具善間出其宗譜示曰吾先君鳳翔之遷湛於
農代鮮有顯者自余出大城稍稍知有李氏矣夫譜家
史也余幸沐先人之遺得奉帷幄劑大官食乃不能名
先所繇起余甚愧焉自余而前者譜則已略矣自余而

後者可繼也其曰夫譜原始要後睦族别生備矣余讀

李氏譜而知賢者之真能貴族也公别號榮泉宗遠其

字伯兄標者嘗喪父廬於墓三歲哭泣哀思有異烏白

兔之瑞古所稱孝弟力田者也於法得附書

天台四教儀序

四教儀者天台智者大師舉佛宗法普攝一切善知

識而作也㫖為四曰頓曰漸曰秘密曰不定㫖為頓佛

說華嚴經為初成正覺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宿根八

部談圓滿脩多羅權實皂焉曰頓頓悟也曷為漸佛為三乘根性先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次說方等部淨名等經又次說般若等曰漸漸而悟也曷為秘密佛於大衆中或為此人說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閟而不相通故曰秘密也曷為不定佛以一音演說法能令衆生於漸說得頓益或於頓說得漸益故曰不定也自頓漸秘密不定外有四曰藏通別圓曷為藏經律論三者川流而不相害曰三藏教也曷為通利根菩提薩埵

通三藏教而別圓故曰通教也曷為別獨覺菩薩別前藏通次第脩證故曰別教也曷為圓是通藏菩薩因果頓足一切圓融故曰圓教也然則教有八曷為四前四教者綱也後四教者由前教出者也曷為五時曷又為五味頓有一曰如日出光照高山華嚴時也於味牛出乳漸有三曰如日照幽谷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時也於味從乳出酪曰如日照平地方等淨名時也於味從酪出生酥曰如日昃中說般若時也於味從生酥出熟酥

於頓一麄而二妙於漸初有麄而無妙次三麄而一妙又次二麄而一妙至法華會頓漸融矣非秘密非不定盖有妙而無麄曰如日卓午時罄無側影於味從熟酥出醍醐是謂五時五味也天彂居士曰余讀天台儀中所謂五時五味八教者盖止四云要之不過頓漸二者而已融是二者一而已夫漸則盡佛世四十一年悉數百千萬言而不足頓則一言而有餘至於融也併是一言而無所用之夫道至於融而極矣蔑以加矣雖然吾

懼世之慧者托於頓而急於漸也吾始讀達摩慧大師書其超詣簡造似有出於世尊之表而一時南陽永嘉百丈南泉馬祖趙州之徒脗合默契若遠勝於阿難之世為總持而漏未盡者然自諸師出而頓義明頓義明而天下之真能頓者鮮矣今夫一見而即契偶觸而即道此其所取足者見智也其所取足於見智者非見力也盖亦有夙德焉奮然而力求之敦固而不已沛然而時至霍然而悟則悟矣知悟之為悟則非悟矣故夫學

人者以漸而脩得之於頓以頓而得頓不廢脩斯其可以進於道而吾智者大師之意庶在是哉懷雲諸大德謂居士於茲教有徼勝因也俾為之序而刻之

校正詩韻小序

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自謂靈均以来此秘未覩陸韓卿難之而不得斌道人演之而始明後有珙法師者復以喉舌齒唇牙攺隷五方而纖悉盡矣故詩之有四聲也自休文始也字之有切也自神珙始也然傳休文者謂

雖妙有銓辨而諸賦往往與之乖自唐人為五七言律乃獨皆祖之而約韻自是重後世矣元周德清者其裁駁小有致耳乃遂欲以三聲而奪四聲君子譏之夫詩不能不唐則韻不得不沈固也吾郡湯先生子重嘗病廣會諸家之太繁且不適於用約為二卷仍為之訓故而屬彭先生孔嘉書之孔嘉始學黄庭廟堂故結法圓繳有態是書行學士大夫咏月露而旁逼於臨池之業抑何幸也夫句之有韻也與書之有結構也平險雖異

裁而諧諧無跡其爲道同也詩以韻入書以結搆入而思皆過半矣余故從二先生游而湯先生之孫左給事中元衡復與予善故序而梓之

鳴鋏集小序

兆穠今年出華容而憩黄過鄂益西游郢歷襄上玄嶽投鄖而止焉凡半歲而詩成名其集曰鳴鋏集所以名鳴鋏者何也兆穠故自有家偶一出游以自媮適其所柢無恒主主無恒日或一飯即去之豈其汲汲焉而魚

輿車之是戀若馮諼先生者毋亦自恨其材鬱積而不得舒若干莫之猶在獄也耶兆孺嘗廩上庠可以得官而自棄之又奚恨也兆孺居余傳舍最久稍與上下其議論盤礴經史其不甘於雍門養椒之好而余所守官嚴又當左俠之代念無義可市旦夕且謝去無二庭之藏以待兆孺鑿也如之何則為摻其篋而不得其所謂蒯緱者得其集覽之淵然之光而讀之若叩金石又若蒼虬舞而應龍嘯者此即其物也耶為叙之

朝鮮詞翰小序

天子以韓太史使朝鮮滕生為之紹介焉而其歸也顧槖中無他裝獨朝鮮之被冠紳者詩文手書一編耳夫詩文吾不知其所繇法其已離兆離侏𠌯乎哉合者駸駸乎宣成間音矣書不知其所繇法其不為蟲魚鳥跡乎哉乃大有吳興家風矣滕生者豈以其厭家膳而海錯野鶩之是好夫亦見文物之美冠諸屬國之意云爾也今四海之内皆奉正朔南粤捘首天子大合樂為九

賓之饗東藩之人儼然陳聲詩而進者渢渢乎箕子之遺即韓太史且復采之寧獨滕生爾也余故不辭而弁以語謂異日徵同文之化者此其一班哉

四書文選序

今諸書生習經術者不復問詞賦以為何物而稍名能詞賦者一切弁髦時義而麾棄之以為無當也是皆不然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並至宋熙寧世始絀詞賦不用而所謂明經者第若射覆取答而已其不能彬

彬彬兼質文固也明興而始三試士各以其日為經書義以觀理為論以觀識為表以觀詞為策以觀蓄然其大要重於初日以觀理者政本也至於標題命言則或全舉而窺其斷或摘引而窮其藻上之所以待下者愈變而其辭益工蓋至於嘉隆之際爛如矣是故謂唐以詩試士而詩工則省試詩自錢起李肱而外胡其拙也謂明以時義試士而不能古則濟之應德其於古文無幾微間也凡論而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

遠古而難工天下之為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為力於經書義者十恒七而猶不足吾填鄖所轄且六郡而諸書生推其取科第不能當吾吳之半夫時義之為經五而為書四五經人各治其一而四書則共治之吾故擇其精者以梓而示諸書生夫非欲諸書生剽其語也將欲因法而悟其指之所在也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書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埙

謄録監生臣黄永澄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六首

天言彚錄後序

淮南舊有刻明興以來詔敕自太祖高皇帝至肅皇帝止而即位之令與它勑諭國書之類亦稍附見千百之一臣少時

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時從諸曹及故家乘得所録黄又與一二夕郎善凡内外制草金匱之副見輙録之於是續肅皇帝之末以至穆廟及今上二聖之詔而至髙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諸或命武帥遣大吏訓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之曰天言彙録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遐哉邈乎不可得而復已三代之盛時其民淳其事簡是以其言略及其衰也其民漓其事繁是以其言詳然所謂盛時治尚

不能數千里之外而至於衰也不能數百里之外是以
雖其詳者不必遠而於遠者固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
後幅員日益以廣而民日益以漓則夫事之不得不繁
而言之不得不詳者勢也明德薄海外內文軌之同幾
與兩曜並而四嶽九官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
即人主欲有所肆宥加惠元元者寧可以單辭片條盡
也授鉞分閫之地犬牙盤錯大小上下絲牽繩聯璽書
之墨非尚方無給矣高皇帝神聖於天下靡所不燭手

綰綸紵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言然往往取自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奔走九有河西吏士咸驚歎以天子明見萬里外而永陵之正始悔終山東父老有願少須臾無死以覩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哉昔王通氏備取漢之七制以續書令至於今而為通續者舍我明奚擇也臣不佞知謹録之以俟而已

綸音世貢録後序

臣家自瑯琊之度江左世世當肺腑寄稍替于宋而先

司諫起孫生受恩陵遇雖用積直忤相稽偃蹇晚節然
猶出典方州秩中大夫以大耋終有子二人同舉進士
歷監郡録中二告身即司諫與其次子所被者也自司
諫五易世而為夢聲沿牒理崑山學事遂家崑山其後
人能不廢其業然內薄元德不仕而至於永樂中稍稍
有聞者蓋成弘之間而青紫相禪矣故事以考最聞或
遇慶霈六品而下身有勅其父母如之四品而下身有
誥其父母如之二品而下身有誥其祖父母如之三品

而上以勞勩聞者殁有祭其儷亦如之祭有辭由郎署而上至公卿以使事行者小有勑大有勑諭而王氏之被賜者四十餘人制誥之類七十道竊聞之明主愛一嚬一笑以故人得之皆用為貴重故其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華衮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而臣家自世王父挾朿書徒步公車以有官位其相繼而被賜所謂四十餘人或以其身或以其子孫極而至於閨閫之内或從夫或從子而皆有以動人主

之視聽而得其所謂寵於華袞者嗚呼亦盛矣哉第臣之族指衆且愚多不能名其先德甚或舉而弁髦之以故悉為録而梓之義田之塾以示夫為子孫者感國恩之旁魄則惟所以効追祖武之焜燿則惟所以繩將以王氏有聞於世世哉臣不佞庶幾有望焉

王氏金虎集序

自叙曰王氏世以政術顯余齔時業好聞人名卿大夫之業云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目覩乃大謬不然

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繇經治此非其人獨身於世致赫赫也殆亦數會爾退而自唯踈節骨體不能為骯髒脂輭舍其故以媚一切之功名家故江南人筋力柔脆不耐刀槊佐馬上之治而又不欲掇伊洛之遺詳緩其步速化苟就而已而是時有濮陽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濟南李攀龍也因見攀龍於余余二人者相得甚驩間來約曰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舉也令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詡其粗而亂吾精以為

無益世治亂即季札所陳興衰大端又曷故焉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為功不得志則精斂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微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靡麗乎長卿聖矣樂府三詩之餘也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黃初矣七言暢於燕歌乎而法極杜李矣律暢於唐乎而法極大歷矣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司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於是吾二人者益日切劘為古文辭衆大讙呶詈之雖濮陽亦稍

稍自疑引辟去而徐中行梁有譽來已宗臣來已吳國倫來其人咸慷慨自信於海内亡所許可獨稱吾二人者千古耳故語於文章之際能使親疎而疎親語於其效復能使遠邇而邇遠俱非已也然余往者則已有一時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歲僅得遷爲按察治青齊兵此其意將困余以所不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獵徒角寸陰於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禦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樂也烏在

其為困哉獨念天下事未可知嶽中揭河陸浮冠盜蝟
發感子卿任安之答陳王敬禮之對因取舊所著撰次
而書之以俟他日删定凡賦哀一卷四言古詩一卷古
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七言古二卷五言律四卷七言
律三卷五六七言排律二卷五六言絶一卷七言絶一
卷傳一卷序記五卷誌銘行狀一卷書賛誄祭雜著一
卷赤牘三卷題曰金虎集金虎西方之精也於時為秋
余郎秋官時署治西其著述咸在焉取而冠之亦以拂

欝摰斂之業居多乎哉則春華而灼然油然者左矣

王氏金虎别集序

余既以疾幾死乃稍稍删次所為詩若文語見前序中諸當得去者庚戌而前三歲可十之九壬子而前二歲可十之四最後至丙辰十乃不得二矣余小子貿貿焉唯余心之是師懼亡所束於二三君子雖然吳生則既命之矣其言曰錯吾子之篇可以臆差歲也夫嚮者非不驏然色喜也叩之而亡當於宫商卒然而讀之盡矣

再讀之亡復餘也即所當去者一二揚子於人人哉子其以為功也削之毋令後世有以窺見子夫吳生則既命之矣魏收之文得者易焉而投諸洛長吉之仇聚其遺火之以為甘心也於乎此非其愛二子人也以為不愛二子不可子相則固辭曰甚矣子之無稽於敝帷也姑藏焉其不以施洛而火之在他日凡詩三卷詞一卷雜文二卷題曰金虎別集

王氏海岱集序

丙辰冬王子来治青州青之師南者熸焉益發兵軍卷頭亡命未傳時王子甫至也發三千人乃裹餱粮矣而明年春盜禦人甚雈苻郡豪大小詳来受事而陰搆盜懸簿號書使者門曰兵旦莫起起且取若王子為鉤距之法後先授首也已有礦之役屬礦脉竭奏止之已又有島冦之役師於海已又偕臺按行浹嵎夷已又城顔神戊午顔神城已復視海上師諸葺壁壘蒐卒補乘還治水於高博閒粟饑者還又偕臺有事於泰山盜時時

起輙得其魁乃以明年春盜大已乃益城青州教騎士
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從射後三月發千五百人
南鋤猾首餘以惕息青吏民健鬬嚚訟使氣務相傾其
仇匿所以訟狀而更羅他陰事株累戚屬以為端其戚
屬恚度以仇不足報而謬舉仇戚屬業相當也之郡邑
不可走使者使者不可輙走臺以故日盈庭前使者非
以寢廋告無間也而諸冠盖相望道路所非時而請謁
者不可計則有窺王孚作何狀是不疲死郵傳且紊牘

閭尚能從長安少年伊吾雅語乎哉王子稍稍習為吏衰之日亭午而罷治牘晡而讀書听然自懌也吏白王子及瓜而靡一介之行李以逆璽書為使者憂王子曰去之贏余身耳王子不好過千石又不斷斷於吏赫赫聲所好獨為詩若文不好人言之也歴下生多沈淫之思王子故與下上内難之大要以自奉其志發於機不悖古則而止耳俄而王子遘家難訟憤𢚾作上疏乞骸骨得報可方匿跡傭保閭而會晝日無事稍次其言成帙

讀而歎曰於乎非予之志也夫非予之志也夫揚雄氏曰繩司馬於賦謂之從神化中来耶賦成而已更薄之曰雕蟲之藝壯夫不為也雖然其砊砊而藏於玄也毋若砊砊而藏於賦也何者即所為玄賦等也天子幸哀憐紓其難賜以田里之隙日不死必有所得當者其不為玄幾矣王子舊有集曰金虎秋官也又列署西令集曰海岱治青州大禹所志也集凡四言古擬樂府一卷五言古一卷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排絶句四卷賦七

記序表誌辭祭文尺牘五卷合之得十二卷

幽憂集序

王子守尚書郎與爭臣之中法者有素沒而頗為之經紀其喪用是忤權相意以青多盜故困之於青州盜一切平則又謀置之絶徼俾狼籍一亭障間王子業以不免矣乃有續九辯及挽歌三章而久之家大人之難作王子棄其官將上書北闕下以代請而大人謂且挑禍固止之第自鉗衣短後僦一廛西弄之委巷間諳故所

識有勢力人造請往往驚匿去毋為理者槖饘之餘以
奉哀慈咨嗟嘘咦即吐一語懼生得失而二三故人乃
有僂行過從或九臈而為韻語以相慰存者不免一和
之又竟夕展轉毋寐數往愆危來禍憂憤之極若寤囈
病譫不知其為何語起輙書之即所存沈憸少歌自責
終風及答和于鱗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合之凡二卷命
曰幽憂集甫成而大人竟不免以喪歸自是亦不能復
問矣服除後竄匿田野會聞天子赫然寘權相于理籍

其家稍稍痛定暴書之日偶見之即取讀哽咽不能句而姑為題于首夫王子之當死者再而卒不死最後可死矣乃又不能死嚄唶先人之遺以尚存一綫令死而卒無可處死者矣當是時王子之生趣盡而猶有生晷所謂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以故不得不托之辭而其辭鄙甚不能工人或謂靈均旦夕就湛之息而能為千古所不能道之語令若辭抑何鄙也夫親袒之與身袒則徑庭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且也吾所以不

欲去此名者欲令後世子孫知吾負大罪天地耳非以為辭工拙計也

弇山堂識小録

不佞則舞象時雅已好談説國家公卿大夫之業而坐生僻雖家世受宦然亡所得之既長辱見收公車縻刀筆一職又不得窺郡國所上太史之副閣從侯家貴人游其人咸華裾炙轂怒馬究之則不能名其先世與所繇得侯也亡論侯家人已即身一再至九卿二千

石委蛇從容飽坐懵行甚乃白首石渠天禄閤於職號為稱者卯之當身而已度不能前耳目而舉於乎豈其以温室慎默故耶則可而上一日坐白虎延羣公討論高文之際何所報塞也故事山陵畢下翰林臣脩實録已上取稿草焚之其草固稱焚往往流傳人間然不過舉諸曹之故牘而翰林先生以意行是是非者踵相接也諸琬琰所載誄墓之辭亡非賢者大要以位或子孫差髙下耳而稗官小乘類出遷人畸畯手脩怨之音與

耳傳之僞半之舜篡伊誅何以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冢也然則天下遂無史哉余謬不自量蕺欲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而會出於外臺顓兵事居貧亡大官筆札佐史之供又懼罹不尊無徵之戒躑躅久之取書草志傳十二咸削其牘以俟異時諸它所睹記亡係好惡者凡二十四卷别為一裒以附東觀西京之後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吾姑為其小哉初起嘉靖丁未至戊午凡十二年得者曰丁戊小識而最後有所增益書成

而藏之弇山堂重題曰弇山堂識小録

明野史彙小序

世所傳孤樹裒談不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録諸野史繫以廟代又有今獻彙言皇明典故與裒談相出入諸不入録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為書凡一百卷曰明野史彙何彙乎野史稗史也史失求諸野其非君子之得已哉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黄於睚眦若雙

溪雜記瑣綴録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座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其為獎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者使人輕入而難格於乎録之枝也而弗芟也是寧非余之罪乎

皇明名臣琬琰録小序

始江陰嘗刻皇明名臣琬琰録起洪武至成化諸名公大夫誌銘傳狀備焉其稱名縁宋舊也成化後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乃與楊祠部豫孫益蒐之其後予宦游所得為最多以至武弁中璫之貴重者與布衣之賢者亦與焉為人以千計卷亦過百予少則已慕稱先名公大夫之業顧不得探石室窺國家之藏其流之人間者間一二寓目焉而未敢馮也夫琬琰家史也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

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
諛而善溢真然其纉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國以草創
之野以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俔哉如其筆
削以竢君子

大獄招擬小序

此於當於辟傳爰書者也乃余有録焉語云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豈其所讞决而遂著之竹書稱律令哉將一
二志考焉爾明興高帝為法制至莊悉也京兆獄自啓

以上亡不麗之司寇而亭之廷尉焉大小不得以意先法而行即亡敢逆梗陽賂者然而寡君之介弟圍與方城外之尹時低昂不敵也自余束髮而游燕中數更變矣天子神聖通於三尺之外閒有所欲重而屬監史輕平者小寛之即坐謫摧謝不旋踵改乃已善乎杜周之言也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耳然一二經術之士不能為深文巧詆以故辭與論不相當之斐然矣亦令後世見其實焉丙辰秋

日題

世說新語補小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怪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為六朝諸君子即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

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槖中所藏則二書在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往往譏謫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於江左一也驅介胄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驅介胄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劒俠傳小序

凡劒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絶吳越春秋

或以為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則意以為真有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乃曰無成哉夫習劒者先王之僇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專聶者流僅其粗耳斯亦烏可盡廢其說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余家所蓄雜說劒客事甚夥間有概於衷眘撮成卷時一一展之以攄愉其欝若乃好事

者流務神其說謂得此術不試可立致冲舉此非余所敢信也

少陽叢談序

余抱牘秋官郎則以其蒸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禄浮沈刀筆閒稍久而耳目所睹記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捄嗉莫我下上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繞案削而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第受書曰少陽叢談少

陽齋望也叢之為言聚也又雜也何以稱談筆語也王
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辯焉稍進於識矣然而
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因紀其次皇皇帝業樹高廓
文潤色鴻休以賴哲孫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
詩率由戒愆忘布象書竹燿焜煌後王為令昌其常談
異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于
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汚繇材材否繇世如鑑弗殺
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皇尊如天霆電

是馮赫赫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哉我懐老成談西省
業已稱士倍親從君居平食榮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
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孽藩以跳髾矣惟慱嗟彼庶
僚矢心既安幾也㫖亢談壬午帝縱豪鷙乘時為翩騎
則調弓倚乃書檄銅標再戕燕碣未泐有懐搯犢爰載
厥績談英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垂盭浮脫鬼誅奚懲
國失求野愈甚㫖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為文章以黼皇
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國華

談雅藝積勲為貴積貴為侈有烈碪盗厥産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不億有肅日訓有濊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宗變綱宏而踈史斷其牙猾與寇投要剽藪逋是以太叔竟攻雈蒲談盜亂天亂中原蘖牙其間不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剥復循環無端談外國虞初齊諧諾皐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疇能格焉談玄怪

此書已削稿或有散見他帙者第存其名以見志云耳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嬍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嬍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

黄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

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
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
湯滅憝國自謂曰惟予甚武盖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
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
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
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
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末純華也齊
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

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剏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

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宫貞子析朱𫝊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將秦之於張忠公公

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恐言哉余奚恐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羊質蒙虎皮且其人也方質之是務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

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劘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壹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古今法書苑序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窺鳥跡
而盡洩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
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民赫赫六經是憑是
徵述書源第一頡為古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
斯小篆及邈秦隸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
三倉之後秦隸復省而為漢隸隸圓而令稍飾豐華斯
極鍾氏散為章草暨游所創伯英乃最伯英蕩之窮變
極態令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為藁行匪流匪滯其觀目

嬍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寀乃無際骨恒勝肉法必副意述書法第三固為漢史九品人倫肩吾則之懷瓘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尊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為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美邕乃更清唐猶國風宋其黍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自蕭梁叅以袁昂泉實加詳若總若芾紛

莫可量以似求有中否抑揚譬若粉澤而覩雎黄述書
評之擬第六崔張為王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煌藝林
中者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
要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紙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
為不亡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隅藩籬而邇窺宫
牆或咏追八法或賛歎遺踪播響聲詩攄藻文章若少
陵昌黎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以藝蔽
之胡載在國史而賛獨稱制心慕手追千古流覬僧虔

紀畧彦遠博綴宣和臚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緟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文見珍王府是𡨋刼閏之厄兵燹為讐所與存者河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鈿鍾蛟脚鵠頭紫金澎濞商質周文刻畫雕蟲大小二篆于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既勒於岣嶁而周宣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蹈受禪勸進啓隸于後然而念太丘者以廓清中原而愛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争

購七尺之珉匪脛而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為是六義之精煜乎與日月相為昭乎則乎嶽峙而川流走飛而夭矯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而卑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益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

古今名畫苑序

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

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為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顔光禄之訓曰圖理而為卦也圖識而為書也畫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琱戈若岣嶁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畧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

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為體今夫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籍以紀皆書為之也
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隘雖然其致未有不
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
有草而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
之聖者為籀為斯為鍾為張為崔為蔡為羲為獻其賢
者為杜為師為梁為衛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
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

張為道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鼎為徹為逵為廣為二閎為展為董為尉遲為二李為維為昉為仝為董為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覩古聖喆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愞然而思戒者哉歆仙釋之逍遥而不寄悰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内自訟者哉山欝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悦吾之性靈哉夭矯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

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陋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畧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得若干卷曰名畫苑而為之序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